

家鸽在宣誓时给了陆所长一个下马威



谍战风云

麦家著
金城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以《暗算》《风声》而声名鹊起的小说家麦家，近日再携心血之作亮相《人民文学》。

《风语》讲述的是“中国黑室”的故事，主人公是一个惊世骇俗的数学奇人、天才破译家。他手无缚鸡之力，却令人谈之色变；他不识枪炮，却是那场战争中功劳最大的战斗英雄；他在纸上谈兵，却歼敌于千里之外；他孤身一人，但起的作用却抵得上一个野战军团；他们外有重兵把守，抽屉里有各种保健良药，却依然生死有虑。

[上期回顾]

陈家鸽并没有得什么心脏病，而是陆所长他们安排的一出戏。他们把陈家鸽带到一个隐秘的地方，让他在这里为黑室效力。

海塞斯接着说：“我现在敢肯定地说，他以前一定从事过破译工作，决不像你们说的仅仅是偶然碰过，而是专门研究过，学习过，专职从事过。我有预感，要不了多久他一定会敲开特一号线密码的。”

“真的？”陆所长问。

“军中无戏言。”海塞斯点头笑道，“我们已经看见它的影子了，特一号线密码。现在我要问你，难道你觉得还有必要让他继续留在山上吗？难道你不觉得杜先生听了这个也会改变自己的想法吗？他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期待，把他留在山上是在浪费他的才华，也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。时间就是生命，就是胜利，你我浪费得起，抗战浪费得起吗？”

“嗯！”陆所长坐不住地起了身，一边踱着步说，“你说的这些很重要，正好我下午要去见杜先生，杜先生的反对也许是不能改变的，但我还是决定要犯龙颜一谏！”

与楼下陆所长的房间相比，楼上陈家鸽的两个房间——为寝室，二为办公室——明显要整洁多了，墙壁粉刷一新，窗明几净，摆件也丰富多了，且都已归位。尤其是办公室，桌子、椅子、板凳、电话、烟灰缸、收音机、书橱、文件柜以及休息的沙发、茶几，一应俱全，布置得妥妥帖帖的。

桌上有一只崭新的深棕色硬壳皮箱，居然还上了锁。钥匙在海塞斯手上，他正欲打开皮箱，跟陈家鸽交代工作，陆所长上来拦住他，对他摆摆手，道：“你急什么，还没轮到你呢。”说着指了指一面墙，那墙上挂着青天白日旗和中山先生的画像。海塞斯心领神会，说：“那我先出去一下。”陆所长帮他推开门，“给我三分钟。”

海塞斯一走，陆所长将陈家鸽拉到那面墙壁前，指着墙上挂的青天白日旗和中山先生的画像，要他朝着它

们举起右手。

“干吗？”陈家鸽不解地问。

“宣誓。凡是进黑室工作的人，都必须做效忠宣誓。”“怎么宣誓？”“你照我说的做就是了。”

陆所长安排陈家鸽对着自己站好，吩咐他照他的样子立正，举起右手。陈家鸽迟迟疑疑地举起右手，按照提示，握紧拳头，挺胸收腹，脚跟并拢，立正，双目正视前方。一切就绪，陆所长便开始领着陈家鸽庄严宣誓。

“我宣誓——”“我宣誓——”

“从今天起，我生是党国的人，死是党国的魂——”刚领了一句，陈家鸽就将手放了下来，说：“我不能做这个宣誓。”陆所长惊异地瞪着他问：“什么，你说什么？”“我不是党员，谈何是党国的人？”“笑话，我的部下怎么可能不是党员，我现在就吸收你为党员，宣誓就是入党仪式。”“你同意吸收我，还要我愿意申请加入呢！”陈家鸽淡淡一笑，说，“我不申请你怎么同意？”

陆所长立刻沉下脸，教训他说：“这是个严肃的话题，你不要开玩笑。”陈家鸽很认真地说：“我没有开玩笑，这关系到我的信仰问题。”“你信仰什么？”“民主和自由。”

陆所长说：“我党以三民主义为立党之本，民主和自由正是我党一向追求。”

陈家鸽说：“恕我直言，以我对贵党的了解，似乎相差有相当的距离。”

陆所长怔了怔，有些不悦地说：“那是因为当前局势所迫，现在抗战救国就是最大的民主和自由。”

对此，陈家鸽侃侃而谈，说明这个问题他已经思量很久。“你说得不错，外侮入侵，领导抗战是所有执政者应尽的义务，今天贵党如此，以前的朱氏政权、赵氏政权，都是如此。今天我站在这里，跟贵党可以有关，也可以无关，因为我是中国人。只要是

中国人，都有责任参加这场战斗，这并不是贵党独有的责任。所以，自然也不能有这种规定，必须先入党才能做事。”

陆所长皱着眉头看着他，沉吟半晌，方才友好而又诚恳地说道：“你这么说不是为难我吗？要不这样，你先宣个誓，人不入党以后再说。”

陈家鸽非常坚决地摇了摇头，“这怎么行，这是宣誓，怎么能作假？宣誓都作假，岂不是太荒唐了。”

“那你说怎么办？”陆所长不高兴地责问道。

“要么就免了，要么就修改誓词。”陈家鸽毫不犹豫地说。

陆所长冷冷地看着他，死死地盯着他，像在看一个天外来客。他不禁又惊愕又愤慨，但同时他也明白，如果他不按陈家鸽的要求去修改誓词，他是休想让他低头屈就的。这家伙刚烈倔强的性格他早就领教过，想起来就让他心生厌烦。有才的都是刺儿头！最后在海塞斯的调解下，还是陆所长做出了让步，破天荒地修改了誓词。

老虎变猫。世上的事就是这样，一物降一物，碰到一个这么认死理的人，只好自认倒霉。宣誓完后，陆所长为了体现他刚才失去的权威，严正的警告列了一条又一条：“一、今后除了教授和我，任何人都不能上楼，谁擅自闯入以泄露国家机密论处！二、你不能走出院子一步，任何情况下都不行！你可以在院子里散步，但必须服从警卫人员的管理。三、这些资料都是绝密的，你只能在楼上观看，不能带下楼。四、餐厅在楼下，你想吃什么、不吃什么，必须提前一天告诉警卫。五、不要随便打电话，你要打电话不能跟总机报你的名字，只能报你的号码。你的号码是三个零，你们破译密码不是要归零嘛，我给你三个零，看

你什么时候能还我一堆零。”

喋喋不休的陆所长似乎还要喋喋不休地说下去，一旁的海塞斯早已听得头皮发麻，心烦意乱，便恶作剧地打开收音机，陆所长知道他的鬼名堂，“我知道你讨厌我说了这么多，我就走，行了吧？”

可怎么走得呢？听听收音机里在说什么。说来也巧，海塞斯随意打开的收音机里，正在播报武汉沦陷的消息！

这一天是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。前一天晚上，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下令放弃武汉，驻防武汉的所有部队一律接到撤退命令：长江以南各军撤至湘北及鄂西一带；长江北岸的第二十三集团军撤至荆阳门、宜城一带，第三十二集团军撤至襄阳、樊城、钟祥一带，第十一集团军撤至随县、唐县镇、枣阳一带布防……二十五日上午，日军第六师团佐野支队在飞机大炮的火力配合下，向汉口市郊的戴家山发起进攻，打响了攻占武汉的最后一战。

武汉会战历时四个多月，中国投入了一百三十三个师和十三个独立加强团的大量兵力，在数千里长的战线上，与日军十二个师团进行了顽强的殊死激战，大小战斗计数百次之多，打死打伤日军十多万，使日军的战斗力受到极大的消耗，以后再也无力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进攻。从此，抗日战争进入漫长的相持阶段。

对陈家鸽来说，从这一天起，他的生命便拥有了自己难以抗拒又无法述说的秘密、神秘、希望、绝望、苦难、辛酸、痛楚、死亡、残忍、羞辱……这一天是敌人的节日，却是他种下不幸和灾难的忌日。这一天，就像一道黑色的屏障，一道染血的魔咒，把他的过去和将来无情地隔开，至亲的人纷纷死去，至爱的人生不如死，命贱如狗，至恨的人灿烂如阳，绚丽如兰……

(第一部完)

抹杀纯粹的仁慈只会打消人们的善心

名家之谈

也说朋友

成功的时候，谁都是朋友。但只有母亲她是失败时的伴侣。

——郑振铎

成功的时候，有真朋友和伪朋友；失败的时候，只有真朋友。至于母亲，亦有好坏之分，只是好的居多。

——高鸣

在线装书局出版的最新学生版《名人名言》上读到郑振铎的这句话，我着实有点惊讶，想必郑振铎也是有朋友的人，不知他的朋友们见了这句名言，作何感想？大约不会愉快吧。我不太相信，郑振铎交的朋友都是势利鬼，除非郑振铎根本就没有朋友。退一万步讲，就算郑振铎说出那番有关朋友的话，是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，有感而发，也不能推而广之，对天下的“朋友”，作出如此的评判。

也说朋友。我想，朋友不外乎有三种吧：一曰酒肉朋友，二曰利益朋友，三曰知心朋友。酒肉朋友，也许是这样的，你境遇好的时候，和你一起喝酒吃肉；你倒霉的时候，离你远远的。利益朋友呢？也许有的重情一点，看在以前大家利益交换的分上，不管你成功也好，失败也好，总能和你保持着往来。有的薄情一点，和酒肉朋友一样，你随时靠近你，你逆时远离你。至于知心朋友，可能是倒过来的，你成功的时候，他若即若离；你一旦失败了、失落了，他定当有心出心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格外关爱你。

郑振铎是把所有朋友看扁了，其实从他的话里可以看出来，他实际上压根儿就不承认有朋友一说。诚然，一个人成功的时候，身边的朋友会多一些，失败的时候，似乎朋友见少了，这是现实的写照。问题是，郑振铎的话说得过头了，绝对了，事实不是那回事。烈火见真金，危难见知己，尽管真金不多，知己稀少，但毕竟是有的。

写此文之前不久，笔者去镇江监狱探视朋友，就见到另有几位探视者，他们不是家属，而是牢犯的朋友，谁说失败者没有朋友？一个人如果不相信世界上有真正的朋友，那么，这个人其实也是在否定自己，因为自己也是社会的一员，难道自己也不够资格做别人的朋友吗？

郑振铎说“只有母亲她是失败时的伴侣”，此话也是说得太绝对。世界上的母亲也是多种多样的，大部分可亲可爱，像母鸡护着小鸡一样；少部分也不是那么理想的，甚至极个别的还是恶母，这样的母亲，你成功的时候，会妒忌你，你失败了，会骂你“没出息”！

本文评论的郑振铎的话，收录在最新学生版《名人名言》中。我真担心一些青少年读了这句话，会片面地以为“世上只有妈妈好”，别人不可信，包括朋友，友谊是不存在的，更别说伟大的友谊了。有了这种想法，何来良好的心态，何来人与人之间的和谐！

有限信任

不应该信任任何人，而应该仅仅信任那些已经证明可信的人。

——德谟克利特

一个人是否可信，是无法证明的，能证明的只是他过去的所作所为。

——高鸣

德谟克利特是古希腊哲学家、科学家、原子唯物论学说创始人之一，他上述的话，登上了中国出版的《名人名言》。

“不应该信任任何人，而应该仅仅信任那些已经证明可信的人。”这话听起来有点刺耳，感觉不是个滋味，细细想想，又没有道理，而且是无法操作的。人是群体动物，是社会人，这就决定了人要和人打交道，要语言沟通，要表达爱意，要利益交换，而这些都要跟信任挂钩。假如一概不信任

任何人，那就无法语言沟通，因为你是听一个不可信的人说话，同时你也不自信你说话的话别人会信；那就无法表达爱意，因为相互不信任，就把对方的情感看成虚情假意了；那就更无法利益交换，因为生怕掉进陷阱，上当吃亏。

人类发展到今天，社会成了地球村，成了大家庭，足可以证明，人与人之间是有信任可言的，问题是要掌握好信任的度。德谟克利特说“应该仅仅信任那些已经证明可信的人”，这样的结论倒是不可信的，因为在社会环境中的人是会变的，以往可信，不等于现时可信，现时可信，不等于将来可信。那怎么办呢？对人是信好，还是不信好？我的想法是，不要对任何人不信，也不要对特定的一个人全信，哪怕这个人过去是讲信用的。说白了，一个人是否可信，是无法证明的，能证明的只是他过去的所作所为。

因此，我们不如提出“有限信任”这个概念。有限信任可以容纳所有的人，包括陌生人，包括过去不讲信用的人，包括过去一贯讲信用的人。这里就有一个识别别人的问题，你对一个人有几分信任，缘于你对这个人的了解和评判。当然，评判一个人的重要标准是，这个人以前怎么样。可问题没那么简单，光看他的过去，参数远远不够。

仁慈的动机

任何行为都不可源于纯粹的乐善好施。人类的仁慈总是混合着虚荣、利益和其他一切动机。

——培根

乐善好施和仁慈可源于人类本能的善良，也可源于社会的道德教化，动机就是做个好人。

——高鸣

上面的话表明：伟大的思想家培

高鸣著
文汇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奶粉里有毒，这奶粉就不能吃了，吃了会中毒，吃了会死人。名言有毒，这名言还能读吗？可以的，但要带着批判的眼光去读、去反思。反思名言，有益于我们明辨是非、走近真理。《名言有毒》中的名言里的毒，不是说名言的名人明知故犯，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何毒之有，毒在何处。说这些名言有毒，只是作者的一得之见、一家之言。究竟是名言有毒，还是作者无意中在放毒，还望读者朋友一起来评判。

郑振铎是把所有朋友看扁了，其实从他的话里可以看出来，他实际上压根儿就不承认有朋友一说。诚然，一个人成功的时候，身边的朋友会多一些，失败的时候，似乎朋友见少了，这是现实的写照。问题是，郑振铎的话说得过头了，绝对了，事实不是那回事。烈火见真金，危难见知己，尽管真金不多，知己稀少，但毕竟是有的。

他不承认有纯粹的乐善好施，否认不混合着虚荣、利益和其他一些动机的仁慈。我很佩服培根说这番话的勇气，因为话中道破了他自己不曾有过纯粹的乐善好施和仁慈的天机。我也佩服培根说这番话的自信，他怎么就能断定整个人类缺乏没有功利性的乐善好施和仁慈呢？也不奇怪，大凡思想家、大凡伟人，都是勇敢、自信的。

可惜勇敢和自信同事物的真相没有必然联系，古今中外无数事实证明：纯粹的乐善好施，不带任何动机的仁慈是客观存在的。从加拿大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治病救人的白求恩，他的行为充分体现了纯粹的乐善好施和仁慈。

举出上面的例子，并不是说，培根的话无中生有，他说的现象生活中还是大有的。有些企业家搞慈善、捐善款，目的是上报纸、上电视，为自己捞取好名声，以利于自己的企业有一个更适宜的社会环境，进而挣更多的钱、发更大的财。有些领导干部，热衷于政绩工程，看起来是在为老百姓做好事，大有乐善好施、仁慈的味道，实际上是做给上级领导看的，是在为自己进一步提升做台阶。培根的问题是，他用了“任何行为”、“总是”这样的词汇，把局部的问题说成全部，带有明显的片面性。

以思想深刻而闻名于世的培根，把所有乐善好施和仁慈的人说得不那么纯粹，可能会带来这样的负面影响：一方面，人们听了培根的话，一概不信那些乐善好施和仁慈的人了，总怀疑他们行为的背后带有别的不良动机，这就会冤枉一批好人、一批纯粹的人，进而把社会看得美好全无，漆黑一片；另一方面，会大大打击那些真心乐善好施、真正仁慈的人，使得他们因生怕做了好事而被误读，好心做事反遭殃，打消了做好事的念头。两方面的因素加起来，害莫大焉。